

明清闲情小品

四

编 何满子
主 夏咸淳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明 代

宋 濂	3
书斗鱼	3
方孝孺	6
越巫	6
陆 容	9
江西民俗勤俭	9
拜年	11
奄者	12
文身	15
李东阳	17
记女医	17
记女巫	19
田汝成	22
西湖清明	22
观潮	24
西湖物产	27
杭州风	30
田艺衡	32

点选绣女	32
高 濂	35
除夜	35
王士性	37
都人好游	37
中州之俗	39
绍兴情民	41
大理	43
火把节	45
西南之产	47
谢肇淛	51
幻戏	51
袁宏道	54
畜促织	54
虎丘记	56
范 濂	61
松江诗书画	61
王思任	64
游满井记	64
沈德符	67
斗物	67
戏物	70
庙市	72
刘 侗	75
清明	75
草桥	78

高粱桥	81
张岱	84
西湖香市	84
西湖七月半	88
扬州清明	91
金山竞渡	94
二十四桥风月	96
秦淮河房	99
泰安州客店	101
绍兴灯景	103

清 代

李渔	109
东安赛神记	109
周亮工	113
稷荔	113
荔事拾遗	115
陆次云	119
跳月记	119
屈大均	123
龙船	123
马会	126
汪森	129
象	129
范端昂	133

黎人	133
潘荣陞	137
元旦	137
中元	140
端阳	143
琉璃厂店	145
袁 枚	148
答人求娶妾	148
檀 萃	152
凤船	152
韩庙求子	155
赵 翼	157
边郡风俗	157
李 斗	161
风筝	161
盐商	163
诸 联	167
相士	167
绳妓	169
钱 泳	172
裹足	172
梁章钜	176
清客	176
姚 莹	179
蕃地葬俗	179
青稞糌粑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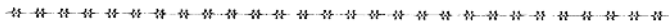
蕃人服制	183
慵讷居士	185
送钟	185
梁绍壬	188
麻阳陋俗	188
韩公帕苏公笠	190
苏杭游女	192
昭 桂	194
满洲嫁娶礼仪	194
满洲跳神仪	197
顾 禄	200
新年	200
游春玩景	203
划龙船	205
酒楼	208
乘风凉	211
金安清	214
荻庄群花会	214
范祖述	217
小热昏	217
周寿昌	220
长沙风俗	220
毛祥麟	224
伞灯	224
巫覡	227
灯市	229

王 韬	232
城隍庙	232
高继衍	235
工夫茶	235
邹 弢	239
番俗	239
耕耨礼	242
堪輿	244
震 钧	247
隆福寺	247
张 焘	250
水会	250
戏园	252
富察敦崇	255
寿联	255
厂甸儿	257
十刹海	259
黄协坝	262
上海客栈	262
沪俗	264
徐 珂	268
蒙人起居	268
京师药铺	270
后 记	274

明 代

宋 濂

宋濂(1310 ~ 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元末学者梦吉、吴莱、柳贯、黄缙。元至正九年(1349),召为翰林院编修,以亲老坚辞不就。至正十九年(1359),为郡学五经师。次年,受朱元璋征至建康(今南京),除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旋改起居注。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总裁官,迁翰林院学士。洪武六年(1373),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老病乞归。后因长孙慎坐丞相胡惟庸谋反罪,谪茂州(今四川茂县),死途中。谥文宪。有《宋文宪公集》。



书 斗 鱼

予客建业^①,见有畜波斯鱼者,俗讹师婆鱼^②。其大如指,鬣鬣具五采^③,两腮有大点如黛^④,性矫悍善斗。人以二缶畜之^⑤,折藕叶覆水面,饲以蚓若蝇^⑥,鱼吐泡叶畔。知其勇可用,乃贮水大缶。合之,各扬鬣鬣相鼓视,怒气所乘,体拳曲如弓,鳞甲变黑。反之,忽作秋隼击水^⑦,泮然鸣^⑧,溅珠上人衣。连数合,复分。当合,如矢激弦绝不可遏。已而相纠缠,盘旋弗解。其一或负,胜者奋威逐

之。负者惧，自掷缶外，视其身纯白云。

予闻有血气者，必有争心。然则斯鱼者，其亦有争心否欤？仰冥顽不灵而至于此欤^⑨？哀哉！然予所哀者岂独鱼也欤？

——《宋文宪公集》

〔注释〕

①建业：县名，治所即今江苏南京市。 ②讹：讹传。 ③鬣(qí 奇)鬣(liè 列)：鱼的背鳍。 ④黛(dài 代)：青黑色颜料。 ⑤缶(fǒu 否)：大肚小口的瓦器。 ⑥蚓(yǐn 引)：蚯蚓。 ⑦隼(sǔn 损)：猛禽鸟类，形似鹰，翅窄而尖，飞得很快，性凶猛，常捕食小鸟兽。 ⑧泮(pàn 烹)：水声。 ⑨冥顽不灵：愚昧无知而又顽固不化。

〔解读〕

斗鱼之俗盛于福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谓：“闽人多夸斗鱼。”对此，谢肇淛《五杂俎》有所记述：“吾闽莆中，喜斗鱼。其色斓斒喜斗，缠绕终日，尾尽啮断不解。此鱼吾郡亦有之，俗名钱月鱼。蓄之盆中，诸鱼无不为其所啮者，故人皆恶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许，良可怪也。”所记虽简略，但却足以使人窥见其习尚之一斑，尤其是那“缠绕终日，尾尽啮断不解”的场面，确是极具观赏性。

南京亦有斗鱼之戏，如本文所记，便颇为详尽，鱼之形貌、养之方法、斗之场面，皆依次述及。在作者笔下，所记之鱼有两大特点：其一，小而美。虽大仅如指，但“鬣鬣具五采，两腮有大点如黛”，且蓄之缶中，吐泡于叶畔，其嬉戏之态，颇具诗意；其二，性矫悍善斗。一旦合之，则“各扬鬣鬣相鼓视，怒气所乘，体拳曲如弓，鳞甲变黑”，一副好斗的姿态。斗时，“忽作秋隼击水，泠然鸣，溅珠上人衣”，又“如矢激弦绝不可遏”，“相纠缠，盘旋弗解。”斗罢，其“胜者奋威逐之。负者惧，自掷缶外，视其身纯白云”。其斗又何其狠也！而鱼之美与性之悍竟如此不和谐地集于一身，又何其有趣矣！文

中对鱼之斗的场面描绘极其生动精彩，“合之”、“反之”、“连数合”、“复分”、“当合”、“已而”等词，十分准确清晰地反映了其斗的过程，又通过对比、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栩栩如生地刻划了鱼的神情形态、色泽的前后变化，相斗的激烈程度等。读之宛如身临其境，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本文是一则民俗小品，但又不完全囿于此。作者所记，除了民情习尚外，还在于抒发一种人生的感慨：“予闻有血气者，必有争心。然则斯鱼者，其亦有争心否欤？”鱼尚有争心，那么，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又如何呢？元代马致远的散曲：“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双调·夜行船〕《秋思》）曾对当时的现实社会，特别是官场中的人际关系作过形象的描述。作者生当乱世，经历过元末大动荡，又混迹于官场，他作此文，是否亦有此感慨呢？

方孝孺

方孝孺(1357 ~ 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人称正学先生。宁海(今属浙江)人。幼惊敏,潜心于学,文风类韩愈,有“小韩子”之称。长而师从宋濂,以文章、理学名。洪武二十五年(1392)除蜀王府教授。建文时,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讲学士。燕王(成祖)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命其起草登位诏书,不从,掷笔于地,且哭且骂。被杀,诛连十族。其文纵横豪放,词气锋利,有《逊志斋集》。

越 巫^①

越巫自诡善驱鬼物^②。人病,立坛场^③,鸣角振铃,跳踉叫呼,为胡旋舞攘之^④。病幸已^⑤,饌酒食,持其货去^⑥。死则诿以他故^⑦,终不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⑧:“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

恶少年愠其诞^⑨,眈其夜归^⑩,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⑪,相去各里所^⑫,候巫过,下砂石击之。巫以为真鬼也,即旋其角^⑬,且角且走^⑭。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⑮。稍前,骇颇定,木间砂石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至前,复如初。手慄气慑^⑯,不能角。角坠;振其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夜半抵家,

大哭叩门。其妻问故，舌缩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吾寝^⑩，吾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胆裂，死，肤色如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逊志斋集》

〔注释〕

①越巫(wū 乌)：越地(古代浙江一带)的巫。巫是旧时专门装神弄鬼替人祈祷的人。 ②自诡：自己诈称。 ③坛场：巫作法事的地方。

④胡旋舞：唐代西域以旋转动作为主的舞名。此指越巫狂乱跳跃，故作驱鬼之态。攘(ráng 瓤)之：祈求免去灾殃。 ⑤病幸已：病侥幸好了。已：止。

⑥贲(zī 兹)：同“资”，指钱财。 ⑦诿(wěi 委)以他故：拿别的原因来推托。

⑧恒：常常。 ⑨恶少年：指喜欢恶作剧的少年。愠(yùn 运)其诞：恨他骗人。愠，愤恨。诞，欺妄。 ⑩眴(jiàn 渐)其夜归：窥伺他(指越巫)夜里回来。眴，探视。

⑪栖：栖身。这里含隐藏之意。 ⑫相去各里所：彼此相隔各约1里路左右。 ⑬旋：旋转、转动。 ⑭且角且走：一边吹角，一边跑。

⑮“心大骇”三句：内心十分害怕，以致脑袋麻木发胀变重，行走时不知道脚放在什么地方。岑岑(cén 岑)：麻木涨闷。 ⑯手慄气慑(shè 设)：手在颤抖，气也不敢出，形容十分恐惧的样子。 ⑰亟：快。寝：睡。

〔解读〕

这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小品，作者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通过对一位越巫从驱鬼骗人始，以作法自毙终的过程的描写，戳穿了巫术骗人的把戏。

首段写越巫的“驱鬼”表演。但其所谓的善驱鬼物，乃是“自诡”。因而，其鸣角振铃，跳踉叫呼，为胡旋舞，表面看似煞有介事，实则是装模作样，借以骗人罢了。而“死则诿以他故，终不信其术之妄”，以及“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则又可看出越巫巧诿其舌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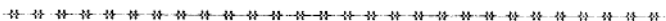
次段写“恶少年”治巫。所谓“恶少年”者，实乃不信鬼巫之人也。他们治巫的方法颇独特，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善

治假鬼之巫一旦遇上“真鬼”，则手足无措，以至惊骇胆裂而死，又诚可悲可叹矣！通过其下场，更深刻地说明了鬼不可信，巫亦不可信的道理。

全文情节生动，治巫一段写得尤其精彩。面对恶少年数处“下砂石击之”，越巫先是“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继而“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再而“手慄气懾，不能角。角坠……铃坠，惟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及至家“大哭叩门……舌缩不能言，……胆裂死，肤色如蓝”。这里，通过对越巫的一连串的心理、语言、神情、动作的描写，借助“角”、“铃”两种道具的作用，既加速情节发展，又寓严肃于诙谐幽默之中，从而有力地揭露了越巫自欺欺人的丑恶嘴脸，同时对封建迷信盛行的吴越之地民间崇巫的愚昧之俗予以辛辣的讽刺，故收到了很好的警世效果。

陆 容

陆容(1436 ~ 1494),字文量,号式斋,泰仓(今江苏太仓县)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南京主事,进兵部职方郎中,累迁浙江右参政,所至有绩,后以忤权贵罢归。性嗜读,少与同乡张泰、昆山人陆钺齐名,并称“娄东三凤”。“三凤”中,容诗才不及泰、钺,然博学过之。著有《菽园杂记》。



江西民俗勤俭

江西民俗勤俭,每事各有节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①。馐品好买猪杂脏^②,名曰“狗静坐”,以其无骨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③,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节俭至此,可谓极矣。学生读书,人各独坐一木榻,不许设长凳,恐其睡也,名曰“没得睡”,此法可取。

——《菽园杂记》

〔注释〕

①斋打底：用素食垫底。斋：道教、佛教的教徒吃的素食。 ②饷(zhuàn 篆)：食物。杂脏(zàng 葬)：猪羊胸腹内的各种器官。 ③赁(lìn 吝)：租借。

〔解读〕

本文写的是江西尚俭的民俗，虽曰江西，但似非一省之俗，而当是某地的乡俗。对其尚俭的乡俗，作者是从四个方面予以记述的，即家常饭菜之俭、劝酒果品之俭、献神牲品之俭和读书坐具之俭。这种独特的节俭之法，乍看似有悖常情，其实，它既是一方民俗的记载，同时也是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江西一带农村广大下层农民实际生活的侧影，那些官宦乡绅及富贵之家，显然是不在此列的。因此，此种习俗的形成，带有深深的现实生活的烙印。文中写了乡民们对各种节俭之法的命名，这些命名，通俗质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也体现了乡民们对自身生活境况的无可奈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得其乐的幽默感。

作者试图客观地反映这一民俗现象，但在行文中，却又禁不住流露了自己对此现象的评价。对前三种俭法，作者认为“节俭至此，可谓极矣”，鄙夷之意，不难窥见；对后一种俭法，作者认为“此法可取”，赞许之情溢于言表。显然，作为封建士大夫，作者对乡民们的生活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故而也就不可能看到此种现象的实质，他只是凭直觉加以评判，肯定其有利于鼓励后代勤奋读书的一面，这种评判，也就难免失之肤浅了。

全文语言简洁，用词精当。如“助之”、“饰之”、“还之”三个词，对前三种俭法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个“恐”字，则写出了乡民们既节俭、又对后代的读书充满着期盼的心情。当然，通过这些词，也明显地流露出作者感情上的褒贬色彩。